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衛靈公篇〉第二十章。

【子曰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】

「吾再提一提易簡，自古以來易簡，就是中國作文、說話、辦事的標準。易者，大家容易接受；簡則簡要詳明。大文章不講囉嗦，長文也要易簡，短文也要易簡。這一章書一、二句就說完了，然而所包括的意義無量無邊，多一字、少一字都不行。」

『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』

「先講稱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件事有問題，是講書的攔路石，所以要先解，講時會比較順。」「稱這個字，注者有爭議」，注解的人對這個字有爭議，「有人讀撐，有人讀秤的不同」。

「音秤是配的意思。稱必須二頭平均、勻稱，配得上，不一樣就不對稱。但是用意也有爭議，一說所辦的事與口所說的一樣，言行一致，不能虛假宣傳，例如慶生時多說假話，也有直心的人。但是一宣傳，真的吾也不買。報紙從前只有機關報，各說各的。現今的藥與飲食，吾也十分畏懼。古書不如此，羈假的宣傳是君子還是小人呢？君子不如此，所以知道過分宣傳是非君子。」過分宣傳就不是君子，超過了。

「疾，怕也。君子人憂慮，憂慮什麼事？沒有能力，勉強去做還行，不要胡吹。不能用心去做，瞎貓碰到死耗子；或可有做好的時候，但是沒有相當能力，絕不會做好。君子就怕沒有辦一種事的能力。世上沒有全才，沒有一能百能的人。君子會得多，多才多藝就好了，如周公多才多藝，就可以一點不憂慮；我們不是周公，所

以要憂慮自己夠不上。夠不上不要緊，有能力做事也有相當限度，責備人不行。如禹王治水，我們可以有這個志，但能辦到嗎？又如唐玄奘大師的西天取經，萬里遙遠，孤身一人，這件事如何？今日我們在家看一部佛經，人家是拼了命，死而後生，生了死，死多少次，才將佛經取回來，我們若是把書一甩，良心何在呢？」

「君子憂愁這輩子事做對了嗎？不求名，孔子也不反對名，所謂必也正名乎。要實至名歸，如孟之反不伐，別人稱讚他，自己推讓，更加謙恭，不但有名，而且有德，這就了不得。若得虛名，所做配稱不上，就是君子所恥。今人都說值得驕傲，連道聽塗說也還不會講，只是到處宣傳而已，不稱不配，這是可恥的事，這句就夠吾人學的了。說句不好聽的話，你信因果，幹的是好事，那獲得的名譽也是報酬，得了名譽就算完了。」「哪裡的飯不羈防腐劑？」現在的東西都羈防腐劑。「吾中了兩回毒，不敢信了。都說是沒味精、沒防腐劑，我不信、不聽，寧可不吃算了。」

「另外有一特別講法，周朝時國君、士大夫死後，那時有諡號，與今日不同。」「諡號是以他一生所做贈他一字」，贈送他一個字，「如文王、武王、齊桓公」。「諡有一定的規矩，叫做諡法，至前清還如此。例如曾文正公的文正，又如戚繼光諡武毅；文的加文字，武的加武字。周朝的諡號原來是恰如其分的，法久則弊，長久就變質，所以聖人講究通其變，而民不倦。後來諡法多看情面，如諡惠，如漢惠帝、晉惠帝、明惠帝，都不好，柳下惠是例外。若讓在位的人給好諡號，就是可恥。活著要好好幹，蓋棺才可論定，不能變才可論定，還活一天就不行。曾子臨死時，臥在大夫所贈的鋪席上，要斷氣時，侍候的小童很不安，曾子問什麼原因，小童指著席子。曾子說曾元、曾申，你們不如他愛我，快為我換席子！還沒換完，曾子就斷了氣。若沒換席子，曾子幹一輩子，這一條就是

白玉之瑕。我們大家在這上面學，學曾子命終易簣，就是白玉無瑕。」

「吾對於諸位是責之重、愛之切的緣故，現今可消災免難，將來往生少障礙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